

陈山榜 邓子平 / 主编

颜李学派文库

9

颜李学派研究文选（上）

河北教育出版社

保定市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陈山榜 邓子平 / 主编

颜李学派文库



颜李学派研究文选(上)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颜李学派研究文选. 上 / 梁启超等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9

(颜李学派文库 / 陈山榜, 邓子平主编)

ISBN 978-7-5434-7407-9

I. 颜… II. 梁… III. 颜李学派 - 研究 - 文集 IV.

B249.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0077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申报项目

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科研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颜李学派研究文选 上

目 录

-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梁启超(2883)
- 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 胡 适(2903)
- 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胡 适(2909)
- 北京大学新印程廷祚《青溪文集》序 胡 适(2944)
- 程廷祚的《青溪文集》十二卷,《续编》八卷 胡 适(2947)
- 李塉年表 胡 适(2954)
- 颜元的生平及其思想 容肇祖(2957)
- 颜元教育学说的研究 祁森煊(2982)
- 颜元的教育思想 邱 椿(3017)
- 颜习斋教育思想 郑世兴(3075)
- 颜元学术思想研究中的几个误区 陈山榜(3145)
- 颜习斋:17世纪的哲学家 [美]曼斯菲尔德·弗里曼(3153)
- 颜习斋的习行主义 [日]清水浩(3166)
- 颜元的教育学说 [日]村濑裕也(3183)
- 年轻时代的颜元 [日]三浦秀一(3248)
- 颜元的思想 [日]三浦秀一(3264)
- 关于颜元格物致知的研究 [韩]杨熙庸(3276)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梁启超

—

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Pragmatism)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所以我想把这派学说从新介绍一番。

介绍以前,有两段话先要声明:

其一,从前的学者最喜欢说外国什么学问都是中国所有。这些话自然不对,不用我辩驳了。现在有些学者却最不愿意听人说中国从前有什么学问,看见有表彰中国先辈的话,便说是“妖言惑众”,这也矫枉过正了。中国人既不是野蛮民族,自然在全人类学术史有他相当的位置。我们虽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到一钱不值呢?即如这篇文所讲的颜李学,我并不是要借什么詹姆士,什么杜威以为重,说人家有这种学派我们也有。两位先生本是独往独来空诸依傍的人。习斋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①然则他们学派和所谓“现代思潮”同不同,何足为他们轻重呢?不过事实上既有这个学派,他们所说的话,我们读去实觉得饬心切理,其中确有一部分说在三百年前而和现在最时髦的学说相暗合,我们安可以不知道?我盼望读者平心静气比较观察,勿误认我为专好搬演家里的古董。

其二，近来教育家提倡颜李学的人也渐多了，似乎不必我特别介绍。但各人观察点容有不同。我盼望我所引述的，能格外引起教育家兴味，而且盼望这派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因我这篇格外普及而为多数人努力实行，便是我无上的荣幸。

二

引述学说之前，应先将两先生行历及其时学术界状况简单说明。

颜先生，名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人。生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年七十。他是穷乡僻壤一个小户人家出身。他的父亲，投靠一家姓朱的做养子，后来又被满洲兵掠去为奴。他的母亲也改嫁去了。他没有受过一天家庭教育。又因生在偏僻地方，不得良师益友，所以他的学问可以说是绝无所受，完全靠自己启发出来。他早年曾习道家言，其后又学王阳明学，又学程朱学。每学一家，都费过一番刻苦功夫。到三十八岁时候，觉得从前所学都不对。渐渐的于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都怀疑起来！结果遂用极猛烈的革命态度攻击他们，而自建设一新学派。但他这新学派的根本精神是“不要说，只要做”，所以他既不讲学，又不著书。现在我们想从书本研究他的学说，很感觉材料缺乏。他手著的书，只有《四存编》——《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都是几篇短文或笔记之类凑成，不能算做著述。还有他读书时随手乱批，后来由他的门生抄录下来的两部书：一部是《朱子语类评》；又他偶然作些杂文，后人抄存三二十篇，名曰《习斋记馀》。若勉强问他的著述，我只能举这几部奉答。我们要研究习斋，最主要的资料，还是靠李恕谷编的《习斋先生年谱》和钟金若编的《习斋先生言行录》。

李先生名塏（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生顺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年七十五。他的父亲名明性，是一位有学问的笃行君子。他既承家学，到二十岁从游习斋，尽传其学，且以昌明之为己任。习斋足迹不出里门，他却游遍天下，广交一时知名之士。京师、陕西、浙江、江南等处，他耽阁最久。万季野、阎百诗、胡东

樵、费此度、方望溪都是他的好友。王昆绳、恽皋闻、程绵庄之服膺颜学，都由他引导而来。他的著作不少，有《小学稽业》五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周易》、《诗经》、《春秋》、《论语》、《大学》、《中庸》传注各若干卷；其它杂著论学论政治之书尚若干种若干卷；《恕谷文集》十三卷。而我们研究恕谷最主要之资料，尤在冯天枢、刘用可合编之《恕谷先生年谱》四卷。

欲知颜李学派之地位及其价值，先要知当时学术界大略形势。

汉以后所谓学问者，其主要潮流不外两支：其一，记诵古典而加以注释或考证，谓之汉学；其二，从道家言及佛经一转手，高谈心性等哲理，谓之宋学。宋学复分程朱与陆王两派；陆王派亦谓之“心学”，主张体认得“良知本体”，便可以做圣人。程朱派则说要读书以格物穷理。而两派共同之点则在以静坐收心工夫为入手。明中叶以后陆王派极盛，清康熙间却渐衰了。而程朱派与之代兴，从皇帝、宰相以至全国八股先生们都崇尚他。同时汉学家也渐渐抬起头来，打着博闻好古的旗号和宋学两派对抗。颜、李时代学界的分野大略如此。颜、李对于这些学派不独无所左右袒，而且下极大胆的判语说他们都不是学问！所以颜、李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叙述他们学术全部，仅将关于教育这部分说说罢了。

三

颜先生为什么号做习斋？一个“习”字，便是他的学术全部精神所在。他说：“自验无事时种种杂念，皆属生平闻见言事境物。可见有生后皆因习作主。”^②又说：“心上想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依旧是所习者出来。”^③又说：“吾尝谈大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数便差。”^④以此知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⑤

他说的“习”字含有两种意思：第一，他不认先天禀赋能支配人，

以为一个人性格之好坏,都是由受生以后种种习惯所构成。所以专提倡《论语》里“习相远”、《尚书》里“习与性成”这两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怕。第二,他不认实习之外,能有别的方法得着学问。所以专提倡《论语》里“学而时习之”一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贵。我们把他的话勉强分析,可以说是有两种“习”法:一、为修养品格起见,唯一的工夫是改良习惯;二、为增益才智起见,唯一的工夫是练习实务。^⑥今先从增益才智这方面说起。

人的知识从那里来呢?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得着知识呢?这是中外古今哲学家和教育家所最苦心研究而且累经争论久悬未决的大问题。中国古书则《大学》里头有句很简单的话,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为这句话,一千年来儒者下各种各样的解释,搜集起来,恐不下几百万字。直到今日,这场笔墨官司还没有打完。颜习斋的解法则如下:“李植秀问‘格物致知’。予曰:‘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最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今之言致知也,不过读书讲问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直须跪拜周旋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譬如欲知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能知,直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是谓‘物格而后知至’……格即‘手格猛兽’之格……且如这冠,虽三代圣人,不知何朝之冠也;虽从闻见而知为某种之冠,亦不知皮之如何暖也。必手取而加诸首,乃知如此取暖。如这菹蔬,虽上智老圃,不知为可食之物也;虽从形色料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⑦

我们试把这段话再引申几句:依习斋的意思,“致”字当作《左传》里“致师”的“致”字解,当作《孙子》里“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致”字解。引致知识到我跟前叫做“致知”,知识来到了跟前叫做“知至”。习斋以为:书本上说这件事物如何如何,我把这段书彻头彻尾看过了,这种知识靠得住吗?靠不住。别人说这件事物如何如何,说得很明白,我也听得很明白。这种知识靠得住吗?靠不住。凭我自己的聪明把

这件事物揣摩料量，这种知识靠得住吗？靠不住。要想知道知识来到跟前，（知至）须经过一定程序，即“亲下手一番”（手格其物）便是。换而言之：无所谓先天的知识，凡知识皆得自经验。所以他说：“今试予生知圣人以一管。断不能吹。”^⑧

再拿很粗浅的例来打比，你想知道北京的路怎样走法，任凭你是孔夫子，你总没有法子生来就知道。你读尽了什么《北京指南》不中用，听人讲得烂熟也不中用。你要真认得路，除非亲自走过几回。所以他说知识的来源，除了实习实行外是再没有的。

王阳明高唱“知行合一”。从颜李派看来，阳明还是偏于主知，或还是分知行为二。阳明说：“不行只是不知。”习斋翻过来说不知只是不行。因行得知，才算真的知行合一。

程、朱讲知识来源，标出“穷理”两字。其方法是：“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⑨所以教人“随处体认天理”，要想得一种“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境界。颜、李大反对此说。

习斋说：“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⑩“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谓穷理。”^⑪

恕谷说：“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谓理乎？”^⑫

程、朱所谓“理”说得对不对，另一问题。但他们像是认理与事为两件事，又像是认能穷理则学问之能事毕，这确不对。朱子说：“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世者？”

习斋驳他道：“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再去穷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⑬

程、朱派之说，谓“小学教洒扫应对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学又须穷理”。恕谷驳他道：“请问穷理是搁置六艺专为穷理之功乎？抑功即在于学习六艺，年长则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学针黹，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诀。未闻立一法曰，学针黹之后又搁置针黹，而专思其理若何也。”^⑭

恕谷这段譬喻，解释习斋所谓“见理于事”，最为透彻。见理于事，即是因行得知。除却手格其物、躬习其事之外，说有别的方法可以研究出某种原理，颜、李是绝对不承认的。

朱子说的“即物穷理”工夫，还自己下有注解，说道：“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恕谷批评他道：“朱子一生功力志愿，皆在此数言，自以为表里精粗无不到矣。然圣贤初无如此教学之法也。《论语》曰‘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庸》曰‘圣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见初学不必讲性天，圣人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为愿能乎？”^⑮

朱子这种教人求知识法，实在荒唐！想要无所不知，结果非闹到一无所知不可。何怪陆王派说他“支离”呢？习斋尝问一门人自度才智何取？那人答道：“欲无不知能。”习斋说：“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无能，其实一无知也。”^⑯

总而言之，颜、李对于知识问题，认为：应该以有限的目标，而且以有限的为贵。但是想确实得到这点有限的知识，除了实习外更无别法，这是他们知识论的概要。

四

颜、李以为凡纸片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读书和著书。又以为口头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讲学。习斋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如下：

“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而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

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是之谓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规，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淡滇南也，故曰万里也。”^①又说：“譬之于医：《素问》、《金匱》，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藉也，可谓明医乎？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不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②

这种道理，本来很明显。若说必读书才有学问，那么许多书没有出现以前，岂不是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吗？然则后世“读书即学问”这一个观念从哪里来呢？颜、李以为这是把《论语》“则以学文”、“博学于文”等语误解了。习斋说：“儒道之亡，亡在误一‘文’字。试观帝尧‘焕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岂四书五经乎？周公监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谓‘在兹’，颜子所谓‘博我’者，是何物事？后世全然误了。”^③又说：“汉宋儒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然则虞夏以前大圣贤皆鄙陋无学矣！”^④又说：“后儒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可叹！”^⑤

习斋解这“文”字，谓指《周官》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尚书》之六府——水、火、金、木、土、谷等等，凡人生日用所需，荀子所谓“其迹粲然”者便是。依我看，这种解释是对的。“文”字造字原意，本像木中纹理之形，因此引申出来，凡事物之粲然有条理谓之“文”；试拿这个训诂去读古书中“文”字，无一不合；若作“文墨”解，便无一合了。习斋这些话，真可以给后世“蠹鱼式的学者”当头一棒。

读书仅仅无益，也还罢了，据颜、李的见解，以为非惟无益而且有

害。害在那里呢？他们以为：多读书能使人愚，能使人弱，何以见得能使人愚呢？习斋有一位门生把《中庸》“好学近乎知”这句话问他，他反问那人道：“你心中必先有多读书可以破愚之见，是不是呢？”那人答道：“是。”他说：“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读书必自智，其愚却益深。”^②又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③

何以见得读书能使人弱呢？朱子曾批评文学家求文字之工费许多精神甚可惜。习斋进一步说道：“文学把许多精神费在文墨上，诚可惜矣，先生靠舍生尽死，在思读讲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却尧、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艺，不肯去学，不肯去习，又算什么？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④ 恕谷也总论愚、弱两病道：“阅读久则喜静恶烦，而心板滞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实，曰‘白面书生’、‘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猕猴’。世人犹谓诵读可以养身心，误哉。……颜先生所谓，读书人率习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锥也。”^⑤

这些话不能说他们太过火。因为千年来这些“读书人”，实在把整个社会弄得糟透了。恕谷说：“后世行与学离，学与政离。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孔子之言，一一乖反。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赏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⑥ 习斋恨极这种学风，所以咬牙切齿的说道：“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⑦ 他拿读书比服砒霜。说道：“仆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气力，深受其苦，以致六十余岁终不能入尧、舜、周、孔之道。但于途次闻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入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

急醒!”^②

这些话可谓极端而又极端了。咳！我不晓得习斋看见现在学校里成千成万青年日日受这种“装罐头的读书教育”，又当作何叹息哩？但我们须要牢牢紧记：习斋反对读书，并非反对学问，他认定读书与学问截然两事，而且认定读书妨害学问，所以反对。他说：“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读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世上少一分。”^③

恕谷亦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④

观此可知他们反对读书，纯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们只是叫人把读书的岁月精神腾出来去做真正学问罢了。

五

读了前节的话，可以看出颜、李对于身体上磨练如何重视了。我想：中国二千年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除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他唯一的主张是：“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①

他怎么的讲体育呢？不外常常令身体劳动。他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体’，故曰‘制舞而民不肿’，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②又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者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③

他特标这“习动主义”和宋儒之主静主义对抗。尤奇特者，昔人都以心不动为贵，习斋则连心也要他动！他说：“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④

他的意思，凡动是好的，凡静是坏的。于是发出极有力的结论如下：“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安，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世道沦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

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⑤

他反对宋人所提倡之静坐，和反对读书同一理由：一曰静坐使人愚，二曰静坐使人弱。他说：“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遇事即茫然。”又说：“终日兀坐，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⑥

朱子最喜欢讥评汉儒，又喜欢辟佛，却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习斋反诘他道：“半日读书，便半日是汉儒；半日静坐，便半日是和尚。请问一日十二时，那一分一秒是尧、舜、周、孔？”^⑦这话虽有点尖酸，却真把千年来学术界的病根针砭到彻底了。

主静的修养法，为什么向来在我们学术界很占势力，而且直到今日还有许多人信从呢？这也难怪，因为静习的人用力既久，确会得着一种空灵玄妙的境界，所以许多聪明人都信仰他。习斋从心理学上提出极强的理由证明这种境界之靠不住。他说：“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境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工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⑧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着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着，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弄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矣。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⑨

这段话真是脍炙人口的谈。天下往往有许多例外现象，一般人认为神秘不可思议，其实不过一种变态的心理作用；因为人类本有所谓潜意识者，当普通意识停止时，他会发动——做梦便是这个缘故。

我们若用人为的工夫将普通意识制止，令潜意识单独出风头，则“镜花水月”的境界，当然会现前。认这种境界为神秘而惊异他敬羨他，固属可笑；若咬定说没有这种境界，则亦不足以服迷信者之心，因为他们可以举出实例来反驳你。习斋虽没有学过近世心理学，但这段话确有他的发明。他承认这种变态心理是有的。但说他是靠不住的，无用的。从来儒家辟佛之说，没有比习斋更透彻了。

六

颜、李也可说是功利主义者。习斋说：“以义为利，圣贤平心道理也。《尚书》明以利用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易之言利更多……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④ 恕谷说：“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语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误易‘急’为‘计’。宋儒遂酷遵此一语为学术，以为‘事求可功求成’，则取必于智谋之末而非天理之正。后学迂弱无能，皆此语误之也。请问行天理以孝亲而不思得亲之欢，事上而不欲求上之获，有是理乎？事不求可，将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将任其不成乎？”^⑤

这两段所讨论，实学术上极重要之问题。老子说的“为而不有”，我们也认为是学最高的品格。但是把效率的观念完全打破，是否可能？况且凡学问总是要应用到社会的，学问本身可以不计效率，应用时候是否应不计较效率？这问题复杂了。我国学界，自宋儒高谈性命、鄙弃事功，他们是否有得于“为而不有”的真精神，且不敢说，动辄唱高调把实际上应用学问抹杀，其实讨厌。《朱子语类》有一段“江西之学^⑥只是禅，浙学^⑦却专是功利……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你想：这是什么话！

习斋批评他道：“都门一南客曹蛮者，与吾友王法乾谈医，云：‘惟不效方是高手。’殆朱子之徒乎！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无一儒，无一才，无一苟定时，因不愿见效故也。朱家老头巾，群天下人才